

中共一位高级官员批示：该事不准见报，也不准布告；不形成文件党内传达……

——摘自本书第一节

# 黑河

江浩 著

黑河监狱中，天安门事件的女政治犯、女大学生们，不堪忍受长期的摧残、轮奸，暴动越狱，并说服部分看押官兵一起大逃亡……

内蒙古文

# 血祭·黑河

江浩著

I257/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九九二·九

30457

13069245429



血祭·黑河

江浩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海拉尔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临汾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 字数:13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80506-217-X/1·78

定价:2.98元

——谨以此书告慰

为真理而献身的英灵

# 要 目

## (一) 惊恐不安的世界

中国 7794 号防区最高地方官员王中月被逮捕时,才明白由于自己企图掩盖一些与己有关的真相,几乎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 (二) 妓女和圣女之间,只隔着一道婚纱

情感彻底毁灭,她们拥抱着互相撕咬、哭嚎,在精神极其混乱下显现了动物的兽性,以此抵御灵与肉的痛苦

## (三) 几个执法者败类集体轮奸女大学生

监狱看守大队长找来四个死党,喝完六斤 65°白酒,把五个纸团往酒桌上一扔,说:纸团里都有名字,谁抓到就归谁,我们得赶在外国人之前“尝尝鲜”……

## (四) 腐烂的牛皮马搭引出的悲剧

马搭中的纸和笔使她们惊喜万分。四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以洗澡为名,趴在黄色的沙滩上写申诉书

## (五) 单纯的西德人彻底被愚弄了

五名西德专家获准在监狱会见他们深爱着的姑娘,现实却将他们愚弄了:翻译在当权者淫威下,炮制假证词,欺骗不懂中文的西德人签字,纯贞的爱情变成了卖淫

## (六) 一张置人于死地的网

申诉书交给了地区最高领导者,等于交给了当年的诬告者。随申诉书退给她们的,还有一份红头文件:不准翻案……

## (七)铁窗口扔进一个小纸条:不能逃跑!

暴雨倾盆,大墙倒塌,电网断电……几个黑影越过大墙,十二支冲锋枪突然射击,一头误闯高墙的驴顷刻被打成肉酱。好险!她们险些中了圈套

## (八)11月1日,尽是单数,是凶是吉?

杨帆的出现,仿佛是邪恶导演的一幕惨剧,为闲置多年而刚刚启用的军事法庭,提供一份如何处置违抗军令的实例

## (九)1978·女犯大逃亡

最能帮助你的上帝是自己。她们用镰刀和安眠药治服了野蛮蹂躏她们的看守,穿越沼泽和原始森林,开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逃亡

## (十)付团长杨帆说:我摆脱了一次充当魔鬼的机会……

追赶女逃犯的官兵被说服,加入了逃亡的行列。他们用自己的叛逆,为阴云笼罩的共和国展示了一个灿烂的明天

## (十一)权与钱的交易

符主任拿着已写好的德文纸条:事情办妥,三天后放人。西德人忙从车座下取出八千西德马克交给他,双方拥抱接吻……

## (十二)真理再次惨遭强奸

罗小芳的喉咙被细铁丝死死勒住,她泪洒衣襟,默默点头,向这个令她眷恋的世界告别。原监狱看守韩志强拒绝下跪,被击碎膝盖而执行枪决……

## (十三)西德人微笑说:恶有恶报

佩吉寄出一盒当权者接受贿赂的录像带。西德人受到中国一些人的残酷捉弄后,变得异常狡猾……真理战胜邪恶,一伙丑类终至覆灭

## (一) 惊恐不安的世界

中国 7794 号防区最高地方官员王中月被逮捕时,才明白由于自己企图掩盖一些与己有关的真相,几乎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 苏维埃联邦加盟共和国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克格勃 B 室 A 处 卫星图片

NECKLACE——1073  
号分析报告:  
译文如下:

经查实,在中方 7794 防务区域,有一小股军队正沿着 NEBULA 线路,向蒙古与我边境中空地带突进。

速度,每小时 10 公里。

在此小部队后大约 800 公里处,一个师的兵力正从中方 179 区、753 区、113 防区向腹地 GUNDECK 集聚;同时从沈阳

GULF 机场起飞两架直升飞机,正贴着小兴安岭山脉朝 NEBULA 防区飞来。

但邻近中空地带的 1367、9980、4475 防区的野战施工部队,没有任何可疑移动迹象。此带中方部队仍在继续施工。3654 辆军车和 9786 门野战炮,仍旧用苫布蒙着,没有起动现象。

判断:

A 有否可能系中方某要人在边防视察时,突然改变方向,向我国寻求“政治避难”;请 BBKA 处查近日中方要员来北部视察名单。

B 因盟国越南驱赶华侨形势严重,中方可能趁机在北部挑起事端,给世界制造南北夹击的舆论。

C 也有可能系中方一次战略上的佯动,无任何军事目的。

B 室 A 处大校 勃洛诺夫

1978 年 10 月 29 日 14 点 35 分 4 秒

### 美国 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 中苏问题研究小组报告 译文如下:

总统阁下:

鉴于多种情报证实,中苏近日可能有边境磨擦,其程度要超过珍宝岛。

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应战状态。

中国和越南又有可能成为亚州战乱地

区。

建议：

应设法通知在这三个国家的美国公民，尽快撤回，否则人身安全很难保证。

1978年10月29日14点37分40秒

鉴于上述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入特级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击退修正帝国主义的挑衅与进攻。

北部边防地区居民，一夜之间配备了各种武器。

所有交通要道一律重兵把守，盘查一切来往行人车辆。

城镇进入防空防袭状态。工人纠察队轮番上岗，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当整个世界对中国7794防务区域做出谨慎而又果断的各项决定时，该地区却一直蒙在鼓里，既不知自己很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不明白紧张气氛压向这里的原因何在。

事隔346天，该地区最高地方官员王中月在被逮捕时，才明白事态由于自己企图掩盖一些与已有关的真相，几乎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他当即晕倒地上，经过24小时抢救苏醒后，已经因惊吓过度变成植物人。

1980年，他仍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参与此事的当地其他政府主要官员和党委主要成员，全部免去行政职务，开除出党；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情况下，便由地区新党委做出重判决定，于当夜将判决

书送往监狱宣布；地区区委副书记李杉、副书记纪为时、副区长赵西来，区武装部长孙中地被判处无期徒刑；办公室主任符有、军分区副政委龚城、劳改局长殷新民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告知家属和本人不得上诉，不得扩散，违者以反革命言论罪论处。

由于中共一位高级官员批示：“该事不准见报也不准布告；不形成文件党内传达”，故使此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引起任何微弱的反响。除了幸存者偶而在记忆中闪动一下，便慌悚地赶紧压下去外，再没有人记起它来。我们无可指责地进入一个充满内幕，但没有新闻的时代。我们成为一代更愿意接受现成结果，而很少去探求结果形成过程的思想与思维同步超前老化的三代一体的公民。该事件的无辜者和迫害者，因此同等地被深埋于历史的地下。所有有关材料残缺不全，漏洞百出，很难据此材料做出什么准确判断。中国素有档案建立最严谨最周全之称，但该档案的建立不能不说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

但是，在蒙古、苏联、美国、越南等有关国家军事和情报档案里，都有关于此行动的准确备注和事后调查的翔实补充报告。美国五角大楼上校DICK在封存高达一米该材料袋时，用红笔在案袋上不无幽默地写下：CHIANIAR。苏联称此袋材料为：JUVENIL DELINOUCY；充满讥讽之意。蒙古方面很简单，只写上：ALARMG便封存入档备查此事。越南面对21斤重的



材料长叹一口气，在此案卷上标出：ARTIFICIAL，表示了失望，扔进潮湿的地下室，再也无人问津。直到中国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推进后，被我方缴获，才得知当时加紧驱赶十万华侨的政治与军事背景。

中方称这次行为：D号报告。显得呆板、无动于衷和惊人的冷漠。

据悉 1978 年 10 月 30 日晚飞抵波恩，在机场受到西德总理施密特欢迎的美国总统卡特，在对西德进行两天国事访问，视察美国驻西德部队，访问法兰克福，与施密特会谈后接见记者时，有记者问到：你签署让在苏联、中国、越南的美国公民撤回本土的命令，是不是掌握三国要爆发战争的情报，才采取如此行动的？还有记者问：你的这次出访，是否表明美国对西德和北大西洋联盟及其它地区安全所承担的责任？

卡特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

他也没有正面回答第一个提问，但却准确地暗示了中方该地区发生的内幕情况，后令中方有关部门大为吃惊和困惑不解。

卡特说，总统的责任就是要让他的公民生活得更好，要让在国外的公民感到背后有一位时刻关注他们生命的总统。现在，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在 29 日中国的北部，发生了一起女政治犯的暴动，她们成功地越狱，并说服了看押她们的部分官兵一起行动。你们可以通过在中国的记者向当局讯问，相信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塔斯社、美联社、BBC 等驻北京记者就此事询问中国有关部门时，得到的答复

是：绝无此事，纯属谣传。

当我 1985 年得知此事到 1989 年调查核实后，面对着当年人治的批示，无辜者的日记，迫害者的用意和枪决协同者的命令，以及一叠叠遗书自白；更令人心碎的是迟到的几十份平反昭雪的通知。

如果这些平反昭雪通知书早到十一天，如果王中月等人不扣压她们的上诉状，如果不封锁揪出“四人帮”长达两年之久的消息，如果她们得知“四·五”运动不是反革命的……她们会充满希望地等下去，仅仅 11 天。历史无情地吞噬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只得老老实实，用客观理智的态度写下这部《血祭·黑河》。

## （二）妓女和圣女之间，只隔着一道婚纱

情感彻底毁灭，她们拥抱着互相撕咬、哭嚎，在精神极其混乱下显现了动物的兽性，以此抵御灵与肉的痛苦

全国各地主要工作重点进入平反昭雪、审查冤、假、错案阶段

但是，唯独中国最北部的黑河监狱，仍旧处在地方人治以及制度的铁幕之中。时值1978的夏季，关押在这西边是无边的荒原，东边是百里沙漠，北边是原始森林，南面是连绵山脉的犯人，仍旧被人为地生活在1976年以前的岁月里。历史抛弃了她们的时代也遗忘了她们。

只有见不到的上帝，知道她们的血仍旧在天安门广场上流，她们再生与受难，都在同一个时刻：1976年4月5日

也就在这个并不炎热的夏季，当年未丧生在工人纠察队大棒下的幸存者，马上成了人人爱戴的四·五英雄。各行各业开始敲锣打鼓，从监狱里把皮包骨头的民主斗士迎接回来；有的只捧回个骨灰盒，有的仅仅拿回一套破烂的血衣，更有甚者只取回一张死亡证明书。

但他们毕竟是幸运的，

真正的不幸者是在解放氛围中，仍旧被囚禁的人——当他们一旦知道自己的处境和内幕时，便会生出足够的人生智慧和胆识；假如能同时摆脱幼稚和单纯，未来一定是他们所向往的。

黑河监狱的24名女政治犯和5名里通外国女罪犯，既证明了前者也证明了后者；悲惨的是她们不是用墨水，而是用一生仅有的一次生命。

这次越狱策划者后经查明系罗小芳、冯雪娟、张岚、赵川柳、孙天雪五个，全是参予四·五运动的在押重刑犯人，刑事最轻

当中国的时针从1976转向1978时，整个过程伴着再一次的解放的狂涛；所有的公民第一次摆脱用一个大脑思索问题的生存习惯，开始用自己的脑袋学着独立思考。人们在地上不仅寻找大豆高粱，也开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寻找比这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丢失了许久的真理与民主，还有扭曲了的、脆弱的法制。我们的国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处在农业文明状态中，开始向国外一些迈入工业文明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做出和善友好的举动。中国终于吱吱嘎嘎地推开了封闭的朱红色宫门。

1978年7月9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团长莱斯特·沃尔夫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谈的美国议员有：勒·方丹和夫人、埃·德拉加尔萨和夫人、赫伯特·伯克、小拉里·温、查尔斯·兰热尔和夫人、坦尼森·盖耶和夫人、爱德华·帕尔默、克里斯托夫·纳尔逊。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参加了会见。

中国和美国开始了高级官员的接触。

同时，《人民日报》在前几天二版上以通栏标题报道《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掏粪工人时传祥沉冤昭雪》。文章首次公开揭露了“四人帮”迫害时传祥的内幕和惨死的经过，再一次激起善良人们的愤怒。

的10年，最重的无期，而罗小芳和冯雪娟是死缓。她们平均年龄25岁，全系大学毕业，工作不到二年。

1976年，她们随同地区妇联组织的赴大寨学习参观团，归来时路过北京。全团人员怀着正义感和无产阶级悲愤，旋风一样加入了天安门四·五民主运动的行列。当天晚上三个团员惨死广场，一个下落不明。五个正副团长和上述五个女性，也被工人纠察队大棒打得皮开肉绽，关进北京一个地下室。二个月后，才被地区公安局接押回来受审。

罗小芳、冯雪娟、张岚、赵川柳、孙天香在到达住地不到1小时，便接到判决书；35分钟后被塞进密封囚车，送到一年后她们才知道地名的囚禁之地。

与她们同时到达此地的还有里通外国罪犯王梅、李慧芳、张湘君、邹小歌、袁玫。全都是10年徒刑，很公平。

这五个女犯人罪行和材料很难说明她们出卖了什么有价值的工业情报，和外国人同居的事她们供认不讳，但她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强调：她们和同居的外国人是恋爱关系，不过是婚前性行为；她们一致不服，愤怒反驳“政治错误”这一置人死地的罪名。上诉当然被驳回，维持原判。

当然她们没有机会看见与她们同床过的外国人的传讯口供，也多亏没看。她们全部被捕于中国最北部野马河露天煤矿。

该矿的近千辆沃尔沃越野载重汽车，全部从西德进口；但我们的长达三千里的主要公路运输线，不够一级标准顶多三级；

汽车磨损惊人，而我国又无国产零件顶替，只得请沃尔沃公司派人来华长期维修。这样，西德人不但把汽车所需要的零件带来了，也把北京外语学院刚毕业的五个大学生也引来了。

外国人把他们自己的汽车修理了，也捎带着把中国的姑娘修理了一遍。这件事如发生在今天，也许没有什么，但发生在那个岁月，没有被枪毙就算政府慈悲为怀了。关进监狱比把她们留在煤矿更为妥善，否则矿上男性青年会把她们当众撕成碎片，暴尸街头。

在宣判她们刑期时，突然从人群中飞来一片砖头，当场将张湘君、邹小歌砸倒在车厢上，同时误伤四个女民警；多亏误伤了四个执法者，三挺机枪立即同时朝天鸣放，才使五名女罪犯免于倒毙乱石之中的厄运。

只有这时，她们才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回到这个社会上了。

在到达黑河监狱的第一天，袁玫在墙上用指甲写下这么一段话，其余的四个头发零乱，鼻青脸肿的姑娘，看后纷纷签名。

至今，这段文字还在已经废弃改为民用配种站的墙上刻着：

人类每堕落一次，就新生一次；亚当和夏娃不堕落，也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受堕落启示产生的。当一种事物发展到完美时，只有堕落才会使它再生生命。

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五个人，在后来的越狱中竟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

手段也让当事者和知情者瞠目。大概与此宣言有关,起码暗示了日后的某种程度的自身升华。

当我阅读完部分材料,又亲眼目睹了墙上的宣言后,才真正感悟道:妓女和圣女之间,只隔着一道婚纱。

其实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罗小芳她们已经感到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先是看守大队长,带点性变态的邢士敏,突然搜走他批准邹小歌可以留在监房听的袖珍收音机,随后马上中断地方报纸的供给;紧接着大墙外供看守大队听的喇叭,也被人摘走;世界顿时变得死寂无声。

张岚第一个感到反常。她和冯雪娟说:

“外面是不是变天了?当初人家说,天安门事件用不了一年就得翻过来。”

“邢士敏把收音机收走,不再给咱们报纸看,看样子是不想让咱们知道什么。”冯雪娟马上明白了。

她俩把自己的猜测说给罗小芳她们一听,她们也感到有理。

但是怎么能得到证实呢,她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出去做工,她们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据说附近的牧民都知道此地周围八十里以内不得放牧,违者击毙。她们自从来到这里,除了见到一个给邢士敏送羊的汉子外,再也没有见到一个外来人。她们同样也没有机会进入看守大队办公室,偷份报纸看看。她们从未盼家人探监带点什么消息,因为从来就没见过家人,见到的只是被翻得乱糟糟的衣服,和吃剩的食品。

还有一点,也证实了她们的判断和直感。

从她们记不清的那一天起,所有见到她们的看守和上岗的哨兵,对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露出笑容,但也没有一个人和她们说些什么,更没有一个人跟她们主动打招呼。仅就这种变化,也是罕见的。

罗小芳、冯雪娟、张岚、赵川柳、孙天雪认定,她们的命运将要随着这些士兵对她们态度变化而改变。她们幻想着某一天夜里或某一天清晨,机关领导和家人,还有一直不知什么态度的男朋友,突然出现在监牢前迎接她们出狱,因为自己是无罪的啊!她们坚信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现在看来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

她们想,如果释放她们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洗一洗澡,然后猛吃一顿,倒头睡上它三天三夜,谁也不见;醒来后结伴去北京,到天安门看看,摸摸自己流血的地方,在那坐上一天,千万别哭,胜利了哪能哭呢?!

再往后就返回来,既不和谁算旧帐,也不和别人炫耀什么,好好做人,努力工作,更不想去揭那五个正副团长的底,只要她们有良心,她们会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她们对这五个人的态度,始终是:让她们自己惩罚自己——只要她们还是人的话。

以后儿孙问起:

“奶奶,当年四·五民主运动,你在哪里?”

自己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

“奶奶就在天安门广场，就在那流血的地方。”

她们此时想，自己总有一天会冲着阳光说：我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未来！

这一天似乎正悄悄来到。

但自从天安门一顿大棒后和后来非人的折磨，使她们终生走出了女人的童话；她们不敢相信一切了，对任何辉煌的东西不敢冀盼，即便欢乐到来，她们也得迟疑十几分钟，才敢相信是真的，才敢相信是属于自己的。

她们连欢乐也不敢相信了。

但不预示着她们成为哲人，也不预示着她们过分理性。她们的成熟，充其量是情绪的成熟。而不是智慧和人生的成熟。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付出，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地付出，把自己置入狂热的积极的付出漩涡，才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生命价值，为此毁灭也感到陶醉。女人从来就不会吸收，尤其不会从伤口里吸收盐。

思想和盐是从伤口里同时长出来的。

从她们幻想出狱后对五个反身落井下石的妇联领导的态度，便可以看出她们经过这么多的苦难，还是没有变得聪明起来。

苦难对她们来说，永远也变不成人生智慧和生存财富。

天真从来都是与女人为伍，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有能力在苦难中前行。

此时，孙天雪决定要去核实，要去弄明白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邢士敏刚才通知她，今天下午要单独提审她。现在，她才不管什么单独不单独呢，她要获得比生命和贞操更重要的信息。

经历这么多这么长的煎熬，她们总是凭着女人的直感和毅力，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希望与解放。

与此相反，邻号的王梅、李慧芳、张湘君、邹小歌、袁玫，此时此刻反倒直观了人生绝望和情感的彻底性毁灭。

她们相互抱头大哭，其声如一群被铁丝勒住脖子的猫发出的尖叫，哭得让你感到恐惧。这种声音持续了近五个小时。

据当时一位在岗上现在复员在四平锅炉厂工作的崔仁杰回忆：“我当时吓坏了。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声音是人发出来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声音，比杀人还难受。”

他说这话时，笔者发现他脸色渐渐发白，嘴唇开始哆嗦，好象又听到了那种声音。

当天晚上，曾给她们医治的军医，现在在302医院工作的李树林说：

“当邢士敏叫我去监号给她们看病，我还以为又是头疼脑热。待我进去一看，我真吓住了。我完全认不出她们来了。

“不敢相信地上堆的那堆烂肉是人。

“她们衣衫破绽，根本不能遮体，浑身上下鲜血直流，全部皮肤呈紫青色像被狼狗咬伤一样。

“她们瞪着红肿的眼，恶狠狠地看着我，和逼疯的母狼没什么两样。

“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是她们甩吐的血水，里边还有肉屑。”

“鉴于有关纪律，我不敢贸然处理。我返回去向邢士敏汇报，说可能算重大事故，需调查清楚才能治疗，否则到时扣我个灭迹罪名。那个年头，你什么都得提防着。”

“尤其和姓邢的那种人交往。他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

“他和当时上岗的一个好象姓崔的，给出了系犯人自相伤害的证明，我才敢给她们医治。”

“当我靠近她们时，我马上明白了。”

“她们这是拥抱着哭嚎时互相咬伤的。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后的结果。她们只有在精神极其混乱下，才能显现动物的兽性，才能借此摆脱身心的痛苦。”

“每个人身上至少有六十处咬伤，而且唾液里的毒物已经感染伤口，我很怕她们患败血症。最严重的是张湘君，脚后的动脉也被咬断……”

“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就我学到的知识抢救。”

“药品不够，人手简直没有。这个地方就我一个医生，没人到这个鬼地方来。我是被发配的，变相劳改，不谈那个，没意思。尤其没有女帮手，这事不好办，你总不能弄五六个战士来给她们天天用药水洗身子吧？”

“我建议把她们赶紧送到地区医院。邢士敏说，没有车。我说那不是车吗？他说动那辆得经省级领导批准。”

“放他妈的屁！他隔三差五开车出去打猎，请示谁了？”

“我说出了人命你负责，反正我该说的全说了。”

“他说，‘那让几个女政治犯帮你’。”

“后来在罗小芳、冯雪娟、张岚、赵川柳、孙天雪的帮助说服下，她们才开始配合治疗。伤好后。那些姑娘们的身子已经不能看了，当时根本没有修复条件，不发炎就行了。我最后一次检查她们身子，回去恶心地吧苦胆水全吐出来了。”

“她们全完了，什么青春、生命，什么价值、人体，从那时起不再属于她们。属于她们的只是丑陋。”

“我始终没闹清，到底她们碰到什么事，走上集体自毁的地步。这决不是一般的事。一般的事，不会这样的。后来，我被调回来了。有时一闭眼睛，就看见一堆丑陋的肉体……”

“你知道，她们当时遇到什么事了吗？”

### (三)几个执法者败类集体轮奸女大学生

监狱看守大队长找来四个死党，喝完六斤65°白酒，把五个纸团往酒桌上一扔，说：纸团里都有名字，谁抓到就归谁，我们得赶在外国人之前“尝尝鲜”……

我当然知道。

但我没和他说,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感到他为此承受的够多了?!

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惊人的,居世界首位,象他的人口一样不容怀疑。中国人从他一降生懂事开始,比别的学科先学的就是“压抑”;在整个童年时期,便获得“压抑抗体”,继而在青少年时又在社会的帮助下,完成了“压抑免疫系统”的建立。所以,一般的不幸和一般的痛苦,都不足以让中国人精神崩溃,这一点从我们精神病人少于西方的百分比上便可以证实。

从小就具有“压抑免疫抗体”的王梅、张慧芳、张湘君、邹小歌、袁玫,终于抵抗不住,需得经过互相撕咬才能度过难关。可见,该事已超过“免疫功能”,幸运的是,最终上帝怜悯了她们,使她们远离了这片国土,隐姓埋名客居异邦他乡。

也许这件事是摊到她们身上,要是摊到别人身上,恐怕早就是另外一种结局。我迄今也闹不清这是件幸运的事还是件不幸的事。

在发生她们集体吞啖的前三天,西德的五个机械专家开着两辆“奔驰”,找到地区政府,提出他们要看望和他们一起工作现不知关押何处的恋人。

地区政府第一次遇到涉外事情,立即

召开常委会议。

会议上以区委副书记李杉为首的大多数人均表示不同意。让外国人探望被他们拉拢腐蚀的女犯人,会影响她们的思想改造。

王中月和少数人倒认为:反正已经判刑了,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看看也没什么,省得人家总说共产党缺少人情味。这样,他们还可以替我们到国外反宣传。

但最终以八票对五票决定:不同意探望。

就在马上要散会时,黑马河煤矿总指挥部打来一个电话:据悉,如果中方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沃尔沃公司将把五个工作人员撤回西德,并停止一切汽车零件供给。因为我方当时签合同的系领导人员,对业务多少有些不懂。请区委考虑实际情况处理。

该情况是我方翻译从西德专家提箱里发现的。

同日,西德。沃尔沃公司转呈外交部。西德外交部通过下属机构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了一封信,部分摘文如下:

中方地区政府行政官员,无理干涉我。沃尔沃公司专家法斯宾德、卡尼特、德培尔、诺曼斯海姆、佩吉的恋爱,侵犯人身自由,非法逮捕与他们恋爱的中国公民并判刑。

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希望中方能尊重我方派遣人员的人格,尽快明确答复。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此时，王中月主持的地区常委会所有成员，根本不知与此同时该事已向国际纠纷趋势发展。他们只是对刚刚接到的沃尔沃公司经济罚治消息，感到不安。

此刻，李杉等人全都沉默下来，刚刚所持的强硬态度在慢慢退却。

王中月等人宽容和人道的观点，因这突然而来的情况意外获得通过。

事后副书记纪为时问李杉：“你怎么也得坚持一下，否则以后工作不好干吧。”

这时李杉才说出他的想法：“我们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光顾自己的面子而使发展起来的经济因此萎缩。再说，下个月沃尔沃公司邀我们前去洽谈业务的护照已经办下来，一切费用由他们承担。我们还是以双方诚心合作为重。”

上述话引自纪为时的检查材料。

## 速递

### 区党委文件

### 海勃湾劳改场黑河分场 分场长兼看守大队长邢

### 士敏

经区党委郑重研究讨论，决定批准西德人法斯宾德、德培尔、卡尼特、佩吉、诺曼斯海姆前往你处看望在押犯人王梅、李慧芳、张湘君、邹小歌、袁玫。请按法律程序，提供方便。

这是件涉外事情，要做好女犯们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是一次戴罪立功，争取减刑提前出狱的机会。

此事将直接影响我国声誉，请按指示办理，有问题随时请示汇报。

另附法斯宾德五人要求书。该要求已经全部批准，请按其执行。

王中月先生、李杉先生：

感谢您提供的方便，对此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的谢意！

在此，提出我们三点要求：

1. 在你们认为安全的环境里，我们要求提供五间能单独谈话的房间。
2. 我们需要四个小时的会谈时间。
3. 不希望中方任何人员在场。

法斯宾德 佩吉 卡尼特 德培尔  
诺曼斯海姆<签名>

邢士敏接到这个红头文件，足足看了有半天。据当时目击者说，他是把两个脚摺到写字台上，往后仰靠着椅子，脑袋和脚拇指呈水平状看的。也许，就在这个流氓的姿势里，孕育了后来震惊人类的大悲剧；导致黑马河露天煤矿运输线的瘫痪，最后引起整个煤矿的停产，六个月后被迫下马，国家为此损失了九个亿!!!

这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看守大队长，以能治服罪犯招供而得到连连晋级。大概是实践出真知吧。这在文化不值钱的当时，也是极为正常的。后来有人猜测，没有文化



和经常毒打犯人,使他变成虐待狂;加上三个老婆都和他无法过活,冒着被他随时开枪打死的可能而坚决离婚的事实,更使他成为一个性变态者,因为和他离婚的女人都先后表示出对性的恐惧。

遗憾的是,当时很难在医院里寻到有关性行为损伤的档案,也没建立性心理疾病咨询记录,我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当我在当地有关部门陪同下找到他的三个前妻,并事前托人约好,可后来一个也没有见着。不是突然碰到这事就是遇到那事,全借故提前走掉了。

我想,弗洛伊德多亏没生在中国,否则他长八个天才脑袋也未必能搞出什么“性意识”,更不要说成为与马克思、爱因斯坦齐名的并影响当代思潮的三个犹太人之一。最好的处境恐怕也就是光棍一辈子,最高的名誉也就是“流氓”二字。没有那么多人,做他的性心理试验对象。

邢士敏很快让部下腾出五间空房,打扫干净;并把区公安局刚送到的窃听器装到指定地方,又找人试试,一切正常才放下心来。

早上,他找来张富贵、赵丰年、李来福、马仁堂四个死党。这些人都是他从农村调来,又都给办成城镇户口,弄到这儿当了环节小官,他们喝完六斤 65 度白酒,便一起在看守大队长的卧室里集体提审邹小歌、袁玫、张湘君、王梅、李慧芳。

时间:6点21分。

再过2小时,也就是8点,西德人就到。

喝酒前,他们把五个女犯人喊来,让她们看了区党委的红头文件和五个西德人的要求,让她们回去马上打扮打扮,别他妈的给中国人丢脸。女人嘛,让人看着舒服点。

她们回到住处,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顿时变得六神无主。

自从进来,她们从来就没敢企望和男友会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连想也不敢想。她们曾期望过他们,那是在她们关押未审时,她们需要他们出面证明,她们没有出卖工业情报,她们和他们是爱情关系……但,他们始终没有露面,在她们最需要他们时,他们没有来。

她们恨过他们,骂过他们,恨自己的痴情和单纯,咒自己瞎了双眼认错了人。她们曾发誓,如果有一个人活着出去,也要找到他们,代表她们所有的人朝他们脸上唾一口,狠狠地!

在她们彻底地忘记他们时,他们来了。

回到屋里,她们坐在坑上,各自低着头,谁也不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梳洗打扮。

最后,还是邹小歌说话了。

“别都不说话呀,全死了娘?!”

大家抬头看着她,全象被水淋湿的木偶。

## 张岚日记

引自 142 页

邻屋的那几个丢尽国格人格的败类,许不是要提前释放呀?

五音不全还唱呢,知道的,知道她们是